

语词像光一样初临，瞬间照亮你颠覆你

木叶原名刘江涛，他有一个哥哥叫刘海涛。哥哥很早就喜欢写一些东西，然后讲出来甚至唱出来，这对木叶的影响很大，所以在新作《那些无法赞美的》出版时，他把此书“献给哥哥刘海涛”，后边还跟了一句：“悲剧通向一切，爱从未止息。”木叶有一个习惯，每次出书赠送朋友的时候，他都会在扉页上写一句话，比如他给某位作家的话便是：“乘一根刺穿越大海。”就凭这一句富有哲学意味的诗，这本书就显得特别重要。著名评论家金理将此定义为“出神”，宛如在听古琴演奏的时候，又时不时听一听窗外的蝉鸣。正因为《那些无法赞美的》处处都有令人“出神”的内容，所以达到了一种比较高的艺术境界。

本期嘉宾 木叶 特邀对谈人 金理

1 语词像光一样初临，瞬间触动你、照亮你、颠覆你。

金理：我想问一下木叶兄，你的新著《那些无法赞美的》，书名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这有什么来由吗？另外，你把这本书的分享会的主题命名为“语词初临”，你也谈一下这个主题吧。

木叶：《那些无法赞美的》自我的一首诗，它和那些不可言、不宜言、无可言、无需言的东西有关。这本书的文章写作时间是1995-2008年，而这首诗最初写于2009年，后来因为疫情，我加了一些这两年的现实元素，然后用作这本书的“序诗”，或可视为对此前作品的概括和“另起一行”。其实书名引用的这句诗并不完整，完整的句子是“那些无法赞美的赞美着世界”。

“语词初临”，就是指生命中总会有某一事物在某一时刻没有任何先兆就突然出现了，有时候它可能就是一个词语，瞬间触动你、照亮你、颠覆你，让你惊喜而又不知所措。我小学四五年级时，看到哥哥在一个本子上写下“少年心事当拿云”。我原叫刘江涛，我哥哥叫刘海涛，他很早就喜欢写一些东西，然后把写的内容讲出来甚至唱出来。当时，他把上下结构的“拿”写成了左右结构的“合手”，过了一些年，我才知道李贺的原诗不是“拿”而是“拏”。

多年以后，我出了一本书，在送给哥哥时就写了这句“少年心事当拏云”，哥哥说他记不得当年在本子上写过这句诗了。起初我有些遗憾，后来觉得这可能就是命运，人生中很多事物在某一个时刻到来，你可能接住了，可能错过了，可能忘记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再次与它一同行进，惊奇、美好而又宿命，我觉得这就是“初临”。语词像光一样初临。

一方面，是词向你走来，震到你；另一方面是你向词走去，试着擦亮它，赋予一点新的意涵，然后

带到更广阔的读者之中。如果有心，努力与运气都在，初临还可能变成“不断初临”，不断到来和更新。

金理：就先说说木叶这个人。他有一个习惯，他出了新书，分赠朋友的时候，要给每个人写一句话，每个人的话都不一样。我拿到这个书以后，还要考虑一下为什么这句话是独属于我的，比如境遇、性格等等到底有多大贴合，都要思量一番。另外我要自我夸奖一番，木叶兄的第一本书是我策划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本书。当时，木叶兄是最晚交稿的，实在是拖，因为他对自己的文章要精校，因为他那个书名《水底的火焰》我特别喜欢，所以我后来只能跟他讲，如果你再不出，这个书名我就要据为己有了，我要把他的书名安在我的书上，所以这种情况下他才交稿。

另外木叶兄某种程度上面又是一个非常自信甚至近乎专断的人，正好是跟我的性格形成反衬，因为我是一个特别软弱的人，自己本来有想法的，听听左边的意见，听听右边的意见，自己就不敢表达了。很多年前，有一个青年小说家横空出世，我觉得写得特别棒、特别好，有位我非常尊敬的朋友说，这个小说其实有非常非常致命的缺陷，我听了以后就渐渐要把对此作家的好感推翻。那一天木叶兄也在旁边，他在听的时候一言不发，我知道他对这个作家也是有好感的。两个人走出会场，一起穿马路的时候，我就问木叶的想法。他非常吃惊，他觉得这样的观点你还要去认真考虑吗？他自己认定的美学的判断之后，大概不会再容忍周围人说三道四，这是我特别要向木叶兄取法的。

很多年前，我参与复旦现代当代学科一份刊物（《文学》）的编辑工作，主编陈教授有一个想法，想做一个面向文学现场的，也

是跟现场有关的专栏，就让我去约一组文章，我就找了木叶兄，他交给我的是“冯唐论”。当时我很吃惊，冯唐是一个多么彪悍的人物，你去评论他？！稿子我交给主编以后，陈老师跟我讲，以后你就按照木叶这篇去约稿。以后我在约稿的时候，写约稿邮件的时候，就把木叶兄那篇文章的PDF作为附件，告诉别人我们最理想的稿件就是这样的。

木叶：惭愧。特别期待你能谈谈，你对《那些无法赞美的》阅读感受是什么？

金理：对于这本书，我想说三个方面。

第一，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之前看新书推荐的时候发现有不同的分类，有的是评论集，有的放在文学理论板块当中，我看了一下后面的建议是随笔。我觉得随笔好像接近一些，因为这个书当中当然是有评论的，有诗论，有诗歌，还有一些采访手记。甚至，更接近鲁迅先生所创造的那个文体，就是杂文。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一种文体，我记得1930年鲁迅先生为了捍卫他心目中的文体，其实受到很多人的非议，持不同立场上的学者、评论者，围剿杂文这样一种文体时，鲁迅先生说过几句话，我觉得说得挺精彩的。他说如果我们现在翻开任何一本文学理论、文学概论的书，你在当中找不到杂文这个门类，我们没有办法定义杂文。但是又把话说回来，如果艺术之宫有那么多禁令，那我们还不如不要到艺术之宫里面去，就在沙漠上看飞沙走石。他告诉我们杂文这种文体背后其实是一个人的自由的心灵、自由的表达，是主体对于世界自由的创造、自由的责任，我读木叶兄这本不太能够归类的书时，能够感觉到这是有着自由心灵的人。

第二，我注意到这本书的时间跨度，因为我也要跟自己的书比一比，好像我自己的书跨度就

不像木叶兄这么长，好像十多年，1995-2008年，十多年时间里他笔下的文字汇集在一起，我觉得是一个蛮长的跨度，这个跨度对于写作来说有什么意义？我想起我喜欢的一个乐评人，有一次就谈听音乐的两种状态，他说有一种是你一年之内听50首曲子，他把这种状态描述为饱读，一年之内饱读50首曲子，这是一种境界。还有一种境界，你在很长的时间里和这50首曲子一次又一次去相遇，他觉得这两者境界让他来选择他会选择后者，是一年之内听完50首曲子，二是在比较漫长的时间跨度当中和这50首曲子一次又一次相遇，一一相遇，因为这个相遇不只是人和音乐的相遇，当中有比如天光云影或者家事、国事、天下事，包括你的心事，在那个时刻相遇，一个一个相遇的时刻是非常动人的。这样一个相遇的时刻其实必须要有一个稍微长时间的跨度，才能够去容纳下这么多让人怦然心动的时刻，这是我理解的木叶兄这本书为什么需要稍微长一点的时间跨度。

第三，出神。是这本书部分篇章给我的一个特征。我曾经看到过一段话，是写两个人大热天在房间里听音乐，他们先是听了一段交响乐，之后又听了一段中国古典的古琴曲，听古琴曲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听者就说了一段话，他说“窗外的知了叫得真好听”，说的人可能无心，听的人就有意。他很敏感，他觉得很奇怪，知了在窗外一直在叫，为什么听西洋乐曲的时候我们都听不到知了叫呢？他试着做了一个解释，说西洋音乐可能是空间性，占有你的心灵，比如你想象自己在维也纳的金碧辉煌的音乐厅里面听音乐，你就会整个人沉浸进去，或者乐曲把你整个人笼罩住了，这个时候你不会分神的。

中国古典音乐是既打到你，

又处处留空白，你一方面在听古琴曲，一方面又会出神，想一点窗外的事情。我在读木叶兄这本书的时候，经常有出神的时刻，像听到窗外知了声一样，忽然之间会引发我思考的兴味。我举几个例子，比如有一篇是写王朔的，开始就写了一段：“他的话未必都对，但都好玩，就是隐约间有些幻灭，仿佛一块石头在天上飞。”我看到这句话就出神了，没有再想王朔是怎么回事，但是会被吸引，觉得特别神奇：石头是一个非常重的事物，石头在天上飞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我读整篇文章，就被这句话所出神，仿佛一块石头在天上飞。

再举一个例子，其中有一篇写贾植芳先生，标题叫“冷魂贾植芳”。贾先生是我导师的导师，早年用过“冷魂”这样的笔名。贾先生在文章中曾经说过，把“人”字写端正这样的话，所以经常作为评价贾先生的时候反复出现的标题。贾先生出门会带拐杖，我是见过的。木叶兄采访结束，告辞出门，他就用一个很日常化的场景，来接应“把人写端正”这句话：“这位老人一生的激荡、潇洒与磨难仿佛都收拢在一根拐杖的拐角——有着纹络，有着光润，上面是天，下面是地，中间写着一撇一捺。”木叶兄突然之间就把这样一个非常惯常的表达给它重新擦亮，特别让我出神。

所以，读木叶兄整个书的时候，我时时会因为记忆沉浸其中，又要时不时出神一小会儿，像听听窗外蝉鸣一样，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妙、给我双重享受的阅读过程。

《那些无法赞美的》之所以无法确定文体，正在于它处处都有令人“出神”的地方，这恐怕就是批评的一种比较高的境界。木叶兄曾经说过，你把文学批评形容成“水底的火焰”。我们两个能不能探讨一下，什么才是理想的文学批评？

2 我特别想写一本能给我妈妈或者儿子读的书。

木叶：金理兄刚才解释“出神”的时候，我感到一个美妙的男中音或男低音在回荡，我也出神了。

什么是理想的文学批评，如果悲观地说可能并不存在，但是我觉是有一些接近于这样境界的作品，我就想到本雅明《讲故事的人》，这个已经成为近百年来经典的文本，但是大家一般不会注意这篇文章真正评的那个人叫什么，他叫列斯科夫，也是俄罗斯重

要的作家。本雅明选择了这个作家，一定是被他触动了，而最终作家作品作为一个切入点，他带来的是自己的发现和洞见：如，小说是诞生于孤独的个体；如，来自死亡的授权；如，到底何为故事何为小说，以及故事和现代性之间的张力以及相互的重新创造。一个理想的文学评论，它可能就是要本体性的创造，要直面真问题，发现真知。

具体而言，批评朝向外界朝

向他者，也隐秘地向内指向自己，而所评论的对象无论重要还是没那么重要，最终这个作家、文本或现象更像是一座桥，有了新的方向、外延，化作了新的生命，和读者一起走得更远。如果“列斯科夫”能看到，会觉得有意味，有启发，其他人，其他语种和地域的人，今天的人和未来的人再读，依然能感受到启迪，感受到有可传诸久远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理想的文学批评。如果再加上一

